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卷之四

四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三

古穰雜錄摘抄

李賢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美處某嘗欲從游以官鞅弗果斯人疏于處世直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

歸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
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
其言識者韙之

切見今之士大夫聞喪且用求討輓詩數月延緩哀
戚之情甚畧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
亦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
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
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

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于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爲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

同年鄒來學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叅議不以爲美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曰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爲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爲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

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之不高如才也

戶部尚書夏元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轡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轡甚急左右請罪咲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纔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汗吏驚懼卽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汗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汗精微文書懷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
免冠謝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
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
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
來商確卽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
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
下議者必名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
初宣廟崩 太后卽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

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
虛歲或者天使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
不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御史罷劉觀遂黜
貪淫御史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
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藩臬郡邑莫不起敬當時
惟佐正色立朝元勛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
貪淫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爲上累釋
之不能伸其激濯之意後又沮之者數次正統初
以風疾乞歸賜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

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繼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鐠剔指甲失墜于地怒其鐠不得已而起座自拾鐠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鐠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卽撻之或諫以暴怒爲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

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旣消觀其所戒悔之弗及也

禮部尚書胡濙量亦寬若有觸其怒者則不可免也石首楊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糧不能繼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蓋天將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而玉成之如此爲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

不敢慢初入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
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
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
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胡儼爲知人後胡儼歷官
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旣而儼以病免仁宣以來
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自任而不辭
士論兩高之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文廟亦
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
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
及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
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
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辯曰夷狄禽獸
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
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
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
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
乃以攻爲專治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又
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辯曰自古聖君

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尚有皋陶爲
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
廣居民相叅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
我無異於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至枉道
旣斷之後更無冤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
無訟矣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
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
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

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卒平之爲
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
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
異志 文廟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
洎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言

正統間考功李茂弘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
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
可久官滿年六十有五卽抗章致仕而去于今果
驗蓋知者嘗見于未然弘茂有焉爲人恬淡少許
可與人不苟合疾惡之心勝以故未至卿佐區區

獨加敬焉爲以贈其去至今不忘也

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斂之貧不堪者甚爲所逼于是鄧茂七聚衆爲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此

自振專擅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凶狠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於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没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

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渰没人
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
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
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
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息甚急日
報數十次已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
師親征明日朝罷使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卽行
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與驗封郎中趙敏
謂虜勢猖獗駕不可出白于冢宰乃約大臣上
章留之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

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
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扎營方一鼓卽虛驚衆以
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
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
文臣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畧陣明日當過雞
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
三五御史約謂今天子蒙塵六軍衰氣無不切
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摔而碎其首于駕前
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卽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
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